

我们为何

年龄的文化史

膜拜青春

Robert Pogue Harrison

[美]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梁永安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JUVENESCENCE

我们为何膜拜青春

年龄的文化史

[美]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梁永安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 / (美)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著；
梁永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6042-6

I. ①我… II. ①罗… ②梁…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世界
IV. ①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7714 号

Juvenescence: A Culture History of Our Age © 2014 by Robert Pogue Harrison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7-54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63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安德里娅·奈廷格尔 (Andrea Nightingale)

前 言

本书要对付的是一个答案不简单的简单问题：我们多大年纪？此处的“我们”指所有属于“返老还童时代”（age of juvenescence）的人，该时代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然后沿着古人所谓的“帝国转移”（*translatio imperii*）^{〔1〕}的相反方向，渐次向东移动。

不先探索人类年纪（human age）现象多方面让人困惑的复杂性，上述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人类除有着一个生物学年纪、一个演化学年纪和一个地质学年纪，还有着文化年纪（culture age），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出生于历史之中，这历史先于个人存在，也会持续到个人消失之后。就像其他生物体一样，人总会老去，但我们诞生于其中的历史时期却会大大左右老化过程的展开方式，其影响力甚至及于生物学的层次。不管是好是坏，人类物种一直以来都把演化转化为文化，又把文化转化为演化。所以，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多大年纪？）

〔1〕 起源于中世纪的史学概念，认为帝国是一个接一个自东向西兴替。

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不熟悉的地域——在那里，我们发现我们与地球所有其他生命形式大相径庭，且不拥有确定坐标。

文化的强大演化力量目前已进入超速状态，从很多最根本方面改变着我们物种。就基因来说，人类过去几万年来都没有改变（至少专家是这样说的），但今日一个在圣地亚哥打网球的三十岁女人更像巴尔扎克笔下三十岁女人^{〔2〕}的女儿而非妹妹。在家父的大学毕业纪念册里，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完全成熟的大人脸，但我在自己教的大学部学生中从未见过这种脸。在较早的时代，才十二岁的小孩便看似小大人，脸上业已显露岁月痕迹。反观今日的第一世界居民哪怕照样会随年纪而萎缩，却始终有一张嫩脸蛋，不会出现见于其他文化或历史时代的强烈老态。造成个中差异的原因不只是我们有较好营养、较佳医疗保健和较少受到风吹日晒，还因为一个整体的生物文化转化（b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业已把一大部分人类变成了一个“年轻”物种——外观上年轻、行为上年轻、心智上年轻、生活方式上年轻，以及（这是最重要的）欲望上年轻。

这种返老还童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它是受到我们物种的生物性基底支撑的吗？为什么虽然我们（包括个人与社会）会继续老去，却变得更年轻？我们的返老还童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

〔2〕《三十岁女人》是巴尔扎克所写的小说。

什么样的未来？这些问题都环绕着和横穿过先前提过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是多大年纪？我选择用一个多面向的方法来探索这些问题：它把相关的生物学和演化因素列入考虑，又把主要焦点放在西方文化史的大轮廓中。确实，我发现我除了有必要为读者提供一套年龄哲学以外，还有必要提供一套历史哲学，因为在人类领域，年纪和历史乃是不可拆解地交织在一起的。

对于席卷西方文化和许多其他文化的返老还童现象（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本书的态度充其量是喜忧参半。最起码，我会设法评估它对我们未来隐含的风险（这是假定人类还有未来的话）。随着它以愈来愈凶猛的势头打乱历史连续性，我们的时代已经让那些不是诞生于其新发明的新奇之中的人感到疏离。奥登（W. H. Auden）在《年长公民写的打油诗》（Doggerel by a Senior Citizen）的开始如是说：“在一九六九年的今日，我不会把地球称为我的星球。”自一九六九年以后，感受到自己的世界被占夺的公民愈来愈多，感觉也愈来愈炽烈。在二〇一四年的今天，一个较老的人不会了解小孩、少年或青年的想法，所以也几乎不可能提供年轻人指引，为他们指出通向成熟或公共事务领域之路（年轻人最后总得扛起公共事务的担子，要不就得为未能做到付出惨痛代价）。跨世代连续性（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毁坏至如此程度的社会是否可以

长存，犹待时间来揭分晓。

本书的其中一个主张是，我们这个对年轻痴迷的社会事实上是在对它自以为崇拜的年轻发起战争。乍看之下，这个世界现在主要属于年青一代（有着自行其是心态和沉迷科技小玩意儿的一代），但实质上，我们时代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夺去年轻人赖以茁壮成长所最需要的东西。它夺去他们的闲散、遮蔽、孤独和创造性想象力（这些都是人格的生成本源）。它夺去他们的自发性、惊奇（wonder）和失败的自由。它夺去他们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的能力，让他们无法在电影、电视和计算机荧屏的框架外思考。它夺去他们与大自然的广博和具体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就不可能与宇宙有连通感，而人生也会始终保持在本质上无意义的状态。它夺去年轻人与“过去”的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的未来，他们很快便有责任去打造。

幼儿化（infantilize）欲望或粉碎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对“年轻”毫无裨益。逼年轻人住在一个缺乏历史深度或密度的“现在”也不会对“年轻”有所裨益。一个社会能带给年轻人的最大祝福是把他们变成历史的继承人，不致沦为历史的孤儿。那也是社会能带给自身的最大祝福，因为继承人可以通过创造性更新让社会的历史遗产回春。相反地，孤儿只会把“过去”视为异类，视为无法接近的大陆。基于让人费解的理由（至少是让本书作者费解），我们的时代看来正一心一意要把整个世界

变成孤儿院。

本书无意推销一种对未来的末日观点。我不准备提供任何预言，哪怕原因只在我们时代的无休止剧烈变动会带来何种结果是不可能预测的。就目前观之，没有人有能力断言，过去几十年刮起的返老还童风暴到底是会通向真正的回春，或只是通向文化的幼儿化。最后结果将端视我们是否找到方法，接引出新的和较年轻的文化成熟形式。就此而言，没有事情比决心活出我们的年纪（act our age）更加重要。我指的是我们的历史年纪（historical age）。过去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它失去记忆而不复存在。不管我们是否能自觉地意识到，一段几百万年的历史潜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年轻”的社会，但我们同时也是最老的，而且会愈来愈老。

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面对两个选择：把它写得要命的长或是饶人的短。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决心不把事情过度简化，本书以随笔笔法处理盘根错节问题的风格有时也许会让读者感到困惑。不过，要是我觉得它缺乏内在叙事逻辑或一贯性的内核，断不会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不管看起来有多么迂回曲折，本书都绝不会让读者迷路。

鸣 谢

我要感谢伊壁鸠鲁（Epicurus）的感激哲学（philosophy of gratitude）^{〔1〕}：因为学会对曾经有过的美好事物心存感激，让我不轻易对未来悲观。钟爱伊壁鸠鲁是我与好朋友暨同事安德里娅·奈廷格尔（Andrea Nightingale）的共通处之一——本书就是题献给她，多年来她读过的本书草稿已远非她自己或我所能记忆。我也要对好朋友安东尼娅（Antonia）的慷慨说声谢谢（“慷慨”是另一种伊壁鸠鲁的最高美德），因为她读过的章节草稿几乎不亚于安德里娅。以下是一些读过一部分草稿或提供过我特殊灵感的朋友：苏薇星、卡萨卜（Samia Kassab）、诺格利特（Florence Naugrette）、皮尔逊（Inga Pierson）、贡布雷希特（Hans Gumbrecht）、威特曼（Laura Wittman）、韦布（Heather Webb）、史都华（Susan Stewart）、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圣阿芒莱索（Pierre Saint-Amand）、福尔克纳（Rachel Falconer）、雅

〔1〕 伊壁鸠鲁为古希腊哲人，他的“感激哲学”浓缩在本书第一章之前的引语中。

各夫 (Rachel Jacoff)、克林勒 (Florian Klinger)、万波尔 (Christy Wampole)、科吉歇尔 (Elizabeth Coggeshall)、达米里斯 (Niklas Damiris)、怀尔德 (Helga Wilde)、佩杜拉 (Gabriele Pedullà)、蒙塔纳里 (Dylan Montanari) 和罗马的凯利 (Kelly)。我特别感谢博纳富瓦 (Yves Bonnefoy) 邀我至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讲演 (二〇一〇年五月)——这称为“年龄现象”的四讲让我可以为本书带来更清晰的聚焦。最后,我要感谢几位主编的鼓励和热心——包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汤马斯 (Alan Thomas)、法国苹果树出版社 (Le Pommier) 的邦卡尔 (Sophie Bancquart) 和德国汉泽尔出版社 (Hanser Verlag) 的克鲁格 (Michael Kruger)。

致读者

我的课余活动之一是在斯坦福大学的电台 (KZSU 90.1) 主持一个节目,称为《对人生与文学的够格意见》(*Entitled Opinions [about Life and Literature]*)。近十年来,我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数以百计,谈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话题。由于本书提到的一些话题和作者曾出现在我的节目中,所以我把部分访谈列举于下以作为本书的补充“听”物: Karen Feldman, “On Hannah Arendt” (May 15, 2007); Thomas Harrison, “On

the Emancipation of Dissonance” (March 7, 2006) ; Martin Lewis, “On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November 9, 2011) ; Andrew Mitchell, “On Martin Heidegger” (October 18, 2005) and “On Friedrich Nietzsche” (May 26, 2009) ; Andrea Nightingale, “On Plato” (November 25, 2009) ; Marjorie Perloff, “On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Ezra Pound” (November 15, 2005) and “On W. B. Yeats” (March 18, 2008) ; Rush Rehm, “On Greek Tragedy” (March 15, 2011) ; Richard Saller, “On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Rome” (October 26, 2011) ; Thomas Sheehan, “On the Historical Jesus” (January 21, 2006) ; Kathleen Sullivan, “On the Founding Scriptures of America” (May 2, 2006) ; and Caroline Winterer, “On Classicism in America” (January 18, 2011) 。 它们可以在以下网站取得和免费下载 : [http : //www.stanford.edu/dept/fren-ital/opinions/](http://www.stanford.edu/dept/fren-ital/opinions/)。

关于引语

本书没有脚注或尾注,所有注释和参考书请见书末的“注释”和“征引书目”部分。

不管年少或年老，每个人都应该投身学习哲学，这样，他在老去之时就可以通过感激曾经有过的（what has been），继续拥有年轻人的福分。愚者的人生以不知感激和害怕为特征，他的浮躁心思完全是指向未来：因为忘了曾经有过的美好事物，他当下就会变成老头子。

——伊壁鸠鲁（Epicurus）

代 沟 82

悲剧的智慧 85

第三章 幼态化革命 93

弁 言 93

苏格拉底的天才 95

柏拉图智慧 101

小孩与天国 105

基督教的智慧 114

启蒙运动之子 120

宣布独立 126

美国宪法 131

葛底斯堡 137

第四章 爱世界之爱 144

说 明 144

改变世界 150

爱世界之爱和一首咏“消失”的诗 158

新来者 166

年轻之爱 170

漫长沉默之后 176

成人进修教育 182

跋 185

注 释 193

征引书目 231

第一章 人

Anthropos

耐人寻味的现象：年纪

宇宙之中无一物（从新生儿到宇宙本身）没有年纪。如果一个现象没有年纪，它就不是此世间的东西；而如果它不是此世间的东西，它就不是一个现象。

整体而言，我们对年纪之为物的了解少得可怜，而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会演化出智力主要是为了处理空间中的物体，不是处理成长、持续和累积这类复杂精微的物事。所以，我们很自然会把时间给空间化（即视之为一些当前刹那的线性相续或前后相续），而不是去探寻“年纪”多维度和互相贯穿的各个幽深处。确实，我们有一种把“年纪”化约为“时间”的顽固倾向。但如果时间不是一种巨大抽象或“空词”（*flatus vocis*）的话又能是什么？只有“年纪”可以给予“时间”一定程度的实质。

历来哲学家（哪怕是心思最缜密的）都把年纪视为时间的一个函数，但仔细的现象学分析却显示，我们其实应该把时间

视为年纪的函数。毕竟，我们任何有关时间的可能观念都是会老去的，会在老去过程的最后死去。“永恒”的观念也是一样，受制于现象必有一死的普遍法则。今日我们对“永恒”的看法已迥异于柏拉图和他那些定睛看着天上星星的希腊同胞，也迥异于但丁和他那些定睛看着天国的基督徒弟兄。确实，“永恒”已经随着我们宇宙的不断膨胀而消失泰半（现在我们相信，这宇宙是有起点的，也必然会有一个终点）。因此，大可以说，“永恒”已经从我们的现象学视域（horizon）消失，已经老得让自己不复存在。

在一九〇七年的《创造演化论》（*Creative Evolution*）一书中，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以有力方式批判了传统哲学老是以几何学方式看待时间的倾向，主张应该把时间看成一种有机体。然而，不管他对“绵延”（*la durée*）和有机形式的思考多么深邃，他都没提出一套年纪哲学。他提供的只是另一套时间哲学（奠基于生物学范式而非编年史范式的时间哲学）。尽管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矫正和贡献，但年纪现象并非生物学完全解释得了。这是因为，人除了是生物体，还会创造出超生物的结构制度，让文化元素和历史元素以一种柏格森和大部分其他哲学家都没去检视的方式互动。

所有生物都受生老病死的生物法则束缚，人类并未例外。根据斯芬克斯（Sphinx）之谜，我们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中午